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9月26日以98岁高龄仙逝,这在我崇敬的心灵中激起无限怀念之情。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知道了于光远的名。胡绳、于光远和王惠德三位编写的社会发展史教材《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读中学时的课本。我还听说他的知识面极广,是自然辩证法权威专家。后来我进一步弄清楚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我的岳父施士元与他先后同学且相知颇深。大名鼎鼎的于光远,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

这里简述三件难忘的往事。第一件事,在国外相识并亲密合作。我与于光远先生是196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相识的。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之后,赫鲁晓夫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要创办一个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指导性”的国际刊物。鉴于当时中苏两党关系尚存,我方勉强表示同意,并派出由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同志组成

的代表团参加了1958年3月在布拉格举行的创刊会议,经过我方力争,刊物定性为“理论性和报道性”而不是“指导性”,取名《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同年6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布拉格常驻,担任杂志编委。9月该刊出版第一期,这时我被中联部选调去从事翻译和调研工作。杂志编辑部于1960年4月召开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座谈会,我们党派孙治方和于光远两位顶尖经济学家出席,另一位经济学家罗元铮作为秘书随行。会议期间我为于光远担任翻译。

忆于光远先生二三事

俞邃

我当时的日记中记载,孙治方同志52岁,思维缜密,文质彬彬,平易近人,俄语很好;于光远同志45岁,才华横溢,风度潇洒,话语幽默。4月1日于光远在座谈会上发言,由我口译。他的发言苏联人

很抵触,但受到与会许多人的好评,称赞他发言的“战斗性与创造力”。于光远仔细倾听外国代表的发言,及时琢磨,或同意,或持异议,言之成理,显示了才思敏捷。

同年9月下旬,于光远先生与周培源先生一道出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科学大会。他经新华社社给我发来一份电

报,说会后拟转来布拉格看望小孟(他的爱人孟秀英,后改名孟苏,孟用潜的女儿,时为留学研究生),请我代他准备住所。我当时住在捷共中央提供的公寓楼科涅夫大街153号,正巧赵毅敏部长和凌莎同志夫妇这时在国内,于是我请客人安排在赵老住处(与我相对)。为时一周,我抓紧机会聆听这位难得的老师指教。他谈起研究学问的方法,介绍了担任《学习》杂志总编辑时的体会,以及与领导同志接触的故事。他的勤奋、睿智和才华,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笑称以往人们叫他“小于”,是个“自由主义者”。我理解其真正涵义是善于独立思考,求真务实,不搞本本主义,不随波逐流。“文革”期间,于光远的这次布拉格之行成为被审查的重大嫌疑。我曾接到该单位革委会的外调函,提问他为什么要到布拉格去?有什么政治意图?等等。我如实

地写了事情的原委。“文革”结束后于光远告诉我,这件事没再受到纠缠。

第二件事,请教他对苏联问题的看法。“文革”结束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备受重视,苏联问题的研究也突出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天,中联部六局(主管苏联东欧事务)局长兼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刘克明同志带领我们几位助手前往于光远先生家求教。他理论联系实际,高瞻远瞩,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强调要对苏联做全面的、客观的评价,要从过去反修的历史程式中跳出来。他谈到恩格斯的“合力论”对于认识苏联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当即拿出马恩文集,引证恩格斯的话:“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

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他还着重剖析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认为苏联经济中存在的症结问题迟早会产生恶果。他的前瞻性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启迪。我们请他担任苏联问题研究的高级顾问。

第三件事,请于光远先生为我的母校校庆题词。1998年我的母校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60周年

由俄、法、瑞(士)合拍的《德黑兰·1943》,是一部以德黑兰会议为背景的优秀二战影片。其中一首主题曲《让爱永存人间》,是在划破夜空的曳光炮弹的呼啸声中,在一幅幅反法西斯战争的黑白纪录片的画面前,主旋律才徐徐地铺陈开来,由远至近,优美、深情、激越,并带着凝重的伤感、忧郁和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表现了影片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以及他们对爱与永久和平的企盼,强烈地撼动着听众。人们不禁思索:这样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该反省的都反省了吗?

在音乐常常被过度娱乐化、戏谑化的今天,偶尔听到这首歌曲,勾起沉睡的记忆,令人难以忘怀。一首好歌,会使人联想很多。人人生存,除了需要空气、水、阳光和食物外,也需要音乐。音乐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是诸多艺术形式中最直感、最能与人的灵魂相通的形式,不可或缺。物质的与精神的需求是无法互相取代的。尽管可能世事瞬变,命运跌宕,物是人非,而音乐却不惊不变,它不势利、没有心机,不戴面具,平时只是一直静静地靠在一旁,并不做声。只要你想到它,信赖它,它随时与你“相互倾诉”,与你共鸣,给你安慰、信心、力量和灵感。即便最后一个朋友离去了,它也会一直伴随着你,不离不弃。有了音乐,人永远不会孤独。如罗曼·罗兰所说:“生命飞逝,肉体 and 灵魂像流水似地过去……整个有形的世界都在消耗、更新,不朽的音

乐,惟有你常在。你是内在的海洋,你是深邃的灵魂……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完整的天地,你有你的太阳,领导着你的行星,你的吸力,你的数,你的律。”

我虽然对音乐并不在行,却一直喜欢听。确切一点说,与其说是在“听”,不如说是在“悟”。从用矿石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喇叭箱、Walkman、CD,到用MP3收听,从巴赫、瓦格纳到听肖斯塔科维奇、冼星海,一路风尘,从未间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多年与音乐积累的情,促使我有一天竟然信手写了一首题为《歌声,我的朋友》的歌词。恰时偶遇黄准先生,这位从延河边走来的著名作曲家。她谱写了《娘子军连歌》、《女篮五号》、《牧马人》等许多优秀影视歌曲,特别是为电视剧《蹉跎岁月》谱写的一首歌唱知青心声的歌,低沉、委婉、真切、动人。我请黄先生看看我的习作,看能不能谱成曲子,她说:“写得不错,不过歌词长了点,比较适合美声唱法,我去问问周(小燕)先生。”她细心地教我如何写好一首歌词,要简短上口,主题部分要反复出现等等,颇受启发。但因各种原因,曲子最终未能如愿谱成。黄先生曾送我一本《黄准创作歌曲集》及CD,作为纪念。其中就收进了那首电视剧歌曲《一支难忘的歌》,叶辛词写得很好,黄准曲谱得更好,被关牧村一唱,那真是动听。如果能常听这样的歌,人的生存质量或许会提高不少。

生存的第五种需要

夏军

半截碑

释戒嗔

天明寺的后院里有一块古碑,只剩下了半截。碑面上原应有很多文字,只是碑的年代太过久远,上面的字迹模糊得看不清了。有时候轻抚碑面,微微的凹凸感,让人心中不由得猜测它的前世。这块碑来自何地?问遍寺里的人都不太清楚。

半截碑竖在后院中央,也没有什么用,甚至还有些碍事,只有晾衣服的时候,把竹竿绑在它的上面,它才显得有些用。半截碑旁的野草长得格外茂盛,那是寺里小僧戒言的功劳——它每次经过时,都会忍不住翘起后腿。

戒嗔在森镇上有不少朋友,其中大部分都是和戒嗔年纪相仿的施主。有位吴施主去年被分配到镇政府工作。有一天,他愁眉苦脸地来找戒嗔诉苦,说县里要编写县志,把他抽调去工作,他说这种事情又枯燥又琐碎,有些资历的同事都拒绝了,自己因为是新人便被指派参加了。过了很久,有一次戒嗔无意中在森镇上见到吴施主,吴施主开心地和我聊起天,那样子看起来也不似劳碌疲倦,反而白胖了一些。戒嗔笑着和吴施主诉说他样貌上的变化,吴施主苦笑着说,一连几个月关在屋子里查阅各种资料,既不见阳光,又缺少运动,自然向偶像化发展一点。

他忽然开心地告诉戒嗔,那天查资料时,看到一个关于茅山的记载,原来在森镇历史上曾经出过一位位高权重的官员。有一年,那位显赫一时的官员回到森镇,打算为自己家修建一座祠堂。修祠堂之前,官员还特意请风水先生来看了风水,结果风水先生看中了茅山上的一块地方,说那里风水特别好。那个年代运输并不方便,在山上修祠堂,难度相对大很多,官员因此多花了很多钱才在茅山上盖了间特别气派的祠堂,轰动一时。



戒嗔好奇地询问祠堂的下落。吴施主说,相隔了几百年,经历了许多次战乱和流寇的抢掠,这座华丽的祠堂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根据书上的记载,当年祠堂的位置应该和现在天明寺的位置相去不远。

戒嗔听后笑了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伪,可当戒嗔把故事转述给寺里的其他人时,大家却是一阵哄笑。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傍晚,戒嗔坐在后院内注视着院子中间那半截残碑,心中有种感觉,也许那本书籍上记载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半截残碑或许就是那座华丽祠堂的遗物。

站在天明寺的后院中间,戒嗔想:数百年前,这里或许也曾奢华和壮观过,或许还被来来往往的众人膜拜过。然而现在又怎样了呢?只剩下了旧角落那不起眼的积满灰尘的半截碑。一切喧嚣都会归于平静。



激浪生花 (中国画) 梁姚发

校庆,校方委托我请一些名家题词,于是我找到于光远先生。他欣然接受,说他只给上海他的中学母校和我的这个中学母校题词,令我十分感动。他的题词意境深远,对于当今现实更有指导意义。题词全文如下:

“在一个人受教育的全过程中,中等教育这一阶段至关重要。德育、智育、体育都要在这个时期打下好的基础。江苏省如东中学建校六十年,桃李满天下。祝愿今后继续发扬勤学守纪求实奋进的校风,严谨善教的教风,刻苦多思的学风,培育更多更好的人才,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于光远 一九九八年八月”

七律回文诗·重阳

吴家龙

凉秋重九未寒天, 跃上巅峰二八旋。 望仰高空云淡碧, 诵吟诗赋宋唐篇。 光更五柳东篱圃, 露润林枝紫萸鲜。 黄菊霜菱荷入画, 塘前稻穗稔丰田。

从全国道德模范会议,我想到“人生立品”的问题。中国人讲究立本,确立根基,建立根本。人生的根本不是技能、知识或本领,而是道德。道德决定一个人生命的质量、生活的方向、生存的价值。

清代有个著名官吏魏存,曾在写给儿子的训诫中说过:“人生立品,最为紧要。”紧要在什么地方呢?他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第一要存心正直,检点独知,无不可对人言。”存心是内心所怀有的意念,儒家归结为仁和礼。而这种正直之心又是吾之独有,知人所不知,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己之所知,所以“君子慎其独也”。这种独知,可以坦荡荡地对所有的人公开展示。人品的根基即在于此。

“第二要行己孝弟,处事公平,无可令人指摘。”第一条是对己的,第二条由己及彼,针对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时而言了。朱熹在解释孔子“其为人也孝弟(悌)”时说:“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圣人治下之道,关键在“孝弟”二字。“孝弟称于家族乡党,慈爱隆于父子弟昆”,在人际关系上能够做到公平公正,且无人指责,那么,世间一切无谓的纷争,也必将偃旗息鼓了。

“第三要治家俭约,量入为出。无有困乏之处,干求他人。”干求是请求之意,在治家生活方面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也难免会仰人鼻息,做出违背做人原则的事情来,也属立品内涵之一。

“第四要保爱精神,节俭饮食,无有致病之处,委命庸医。”对自己的健康生命保重自珍,也涉及到确立高尚人品的问题,明人刘伯温有诗“努力慎保爱,勋名为期”可以作为佐证。

“再能读书择友,御下济人,则可以保世承家,称象贤之子矣!”这是第五层意思。因为是家训,所以,言者的立足点当然在乎把家庭建设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效法先人的贤德,把家族的辉煌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仪礼·士冠礼》云:“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郑玄在注解时说:“象,法也,为子孙能法先祖之贤,故使之继世也。”

从个人之立品,到家庭之完美,再到世风之醇正,传统的道德贯穿始终,“养德养身,为学作文之妙,俱在此矣!”

上述论述引自魏存《博林偶笔》一书。作为一名官吏,他本人清正廉洁,还在任职期间写过二百多道奏折,在完善典章制度、制订政策措施、减轻民生负担方面,均及时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称“国初名相,无出其右者”。他的立品说,值得我们镜鉴。

人生立品

顾云卿

前一天我还在上海参加初中毕业考试,第二天一早,就搭乘航班独自飞赴纽约。在志愿者接待家庭住了一个晚上,便又拖着箱子来到夏令营指定集合地点。说实话,还真没有完全从“学生角色”切换到“营员状态”呢!倒是半年前申请夏令营时的艰辛仍历历在目:上外附中校内遴选、文书撰写、营友面试、美方选拔,终于有幸获得全额奖学金,参加为期七周的太阳升夏令营。

首先认识的是来自巴西的特莱莎,那件10号球衣再鲜亮不过;和我撞衫的弗吉尼亚州的华裔林子晴;蹦蹦跳跳的明尼苏达州的凯米。营员们逐渐到达,围成一圈,依次报自己的名字、国家。不断有人加进来,圆圈越围越大。我惊讶地发现,营员们来自五湖四海:以色列、伊朗、加纳、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南非,共计有三十多个呢!当如此之多的国名一个个报出时,简直就像是奥运会的运动员入场式:160名营员,20位辅导员,要记住每个人的名字真不是件简单的事。比如:不同语言里都有“婕斯敏”这个名字,我们一下子拥有了

三个“婕斯敏”:美国的、牙买加的、埃及的,而各自的发音只在尾音处有极细小的差别。有些同学的姓氏更长达十多个字母,好在大家在营地都只简单地称呼各自的名字。来自纽约的莎衣则拥有日本、爱尔兰、波多黎各三种血统,这让她在营地生活中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亚洲、欧洲、美洲三大阵营之中!天津的梦

来到太阳升夏令营

周其约

圆入营后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对着照片墙背出了每个人的名字,并作为一个节目在文艺汇演上表演,令人感动。而来自秘鲁的营员对我名字的发音饶有兴趣,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其约,我读对了吗?”“非常接近,非常接近了!”当绝大多数营员都因畏惧发音困难,只愿称呼我的英语名字“丽莎”时,对这份来自秘鲁的努力,我充满感激,虽然我常常会慢半拍才能明白她是在呼唤我。

“我是谁?”这真的只是一个破冰游戏吗?七周的夏令营之后,我还是第一天入营时的我吗?

不远处还有六十名男生在做类似的游戏,他们是2013年太阳升夏令营男营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两名男生。只可惜,男女生分在两个独立的营区,整个七周时间内,我们只有三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令大家颇感遗憾,甚至,我们的集合地点都被铁丝网一隔为二。

男女生分乘两辆巴士,直奔纽约北部140多公里处的营地。待车驶入营地所在区域后,我们立刻被浓密的树林包围。手机信号已经极其微弱了。我发了最后的短信给妈妈:“进村啦!我爱你!”一路上的欢声笑语在进入营地的一刹那安静了下来。此刻心中却不免有一丝疑惑,七周的全封闭生活会带给我们何种收获?我们又该如何续写这有着83年历史的国际夏令营呢?于我,这是离家一万多公里的地方。

大学古城萨拉曼卡浓厚的文化气息让人享受。

十日谈

萍踪杂记

